

宋文鑑

賦律賦
八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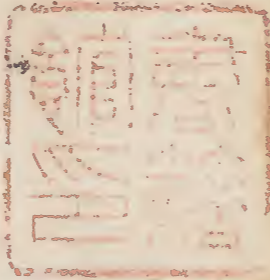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八	三	二
一	二	七	函
一	四	架	
四	八	冊	

內閣文庫		
漢	三	八
書	一	四
類	二	八
冊	四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6)
函號	362	43

六





宋文鑑卷第八

六禮慶成賦

齊居賦

鳴鷄賦

兩望賦

鳴蛙賦

哀伯牙賦

求志賦

六禮慶成賦

惟宋六世 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
中外垂鴻籠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
充塞光融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粵以

淺草文庫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壬申之仲冬將有事于南郊乃詔列位恪職賦事而有
司建言惟我國家因時施禮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
幣並薦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
別位殊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揚然深思
祗畏敬戒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群公卿士典禮之官竭
思和會以訂不易於是議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
之享否雖聖人未由知之惟受福者其享之也恭惟
國家合際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太祖躬膺駿命以
遏亂畧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太宗威
定宇內震蕩大幽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尊真宗熙
洽富盛符瑞委積南牧之獮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
代宗仁宗席安據厚不動指頤孽僚猾巷含毒內向
士未頓藏竄屈伏終始太平垂五十年英宗入纂

百姓與能神考有為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福
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也其久哉於是天子乃醫青雲
之羣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軫建虹霓之修竿
兮颺蒼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先駟兮二十八星拱手
布武經營而周流總辮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湧
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溫健然天運望宮門而
動色頽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並源兮實皇祖於神明
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廣樂備千
籥之盛舞景光交徹亦為鶴下神嬉靈豫醉爵俎翼翼清
廟觀德之官七聖在天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
疆惠我文人瞻祖拓而念功兮頤祚室而感親聖考油
然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霄陽告旦祥麟掠塵從我髦
士來祗精裡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既逶逶遲遲雲流而

日行兮又泐泐業業海運而天声靈旌洪施翕赫焱霍
兮攬挈龍虎而亂鯤鵬雄鷲憺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
而肅清弛威張戰天戈兮固已煥滅蚩尤而折撓槍執
飛廉圍商羊屬之有司兮義和磨刮披拂盡獻其光明
蓋傾都空問翹首跂足俯窺履暴傍規佩玉者忽心焉不
知手之加頰口之成祝也於是皆都城望惟宮郊垌垣
其迤邐兮場圃既寒而畢功頽青雲以連屬紫虹霓之
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神仰
立而拱翔德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效成兮涌九地而
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荒闔捕洞窟屹壁酸股之
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筭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
非資材於斷壤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温
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罄_四筵之躡既震涵壑之声

咸寂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方端而虛儼而
一夕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欬走伏
神龍言鬼愕望騰精以燭宵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靈龜五
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于
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揚万炬畢融上揜炎惑旁燦燭
龍近為朝暘遠為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列次之士
野屯之師端如酌醇醪而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照徹
祥稂衡布協氣下浹音為樂和形為人悅白質之獸簫
聲之鳥紛披雜_聲應奏而弄節陟降既周燎燿始升奔
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降奔馳而仰驚兮祝融焜煌而上
征開閭闔兮闢清都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
靈岳輸固兮湏効濡於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万類環
極端門闢天賞出千使恩流百川北包大壤南及島蠻

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今未耽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獄
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及其舍士復其伍効技
呈才十鏡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
功系曰於穆聖主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
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
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鑒之
戰歆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

齊居賦

張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耳而用事水
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受其弊惟
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為水微陽潛元氣
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
所深畏於是居事無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為形又遠

眺而高居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絕嗜寧慾愛
精齋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冲然與和俱遊澹兮以道
合真故能躡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厲保此難老嗚
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祭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
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墮真盜和
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微陽則
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
而不濡更万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
善身乎

鳴雞賦

張耒

先生閑居享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
老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我我朱冠丹頸玄膺
蒼距矯攫秀尾翹騰奉取有格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

肅摩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幽窓之沉沉恍余夢之
初驚方里一寂鐘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忽孤奏而冷冷
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巔
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万境皆作車運
馬行先生杖履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雨望賦

張

耒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霏霏飄風擊而雲奔曠万里
而一蔽卒然如百万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朋騰而矢
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
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駟而回歸兮
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雲霞風月之空雷兩雷電
之變非巧力之能為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雉樓傑閣
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

窮極變化之奇狀是我居之卑湫兮東視聽於尋丈顧
所欲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張

耒

余寓山陽季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
不絕夜為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
一丸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為賦示之夏
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
清溢我勞其休婦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
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熾而嘔若咽而歎
暗者之呼吃者之聞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羗絲野鼓
雜亂無節兮又似夫八蠻歌僚語詭之迭作也尔其困
於泥際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死而
樂也爰有童子持罍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

周官洒及駟蛤君其教之余得及殺余語童子爾無是
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群爭
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万物
一府誰好誰惡爾豈自私己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自
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願謂童子
詎吾言哉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
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重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
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為娛及夫陽春既徂炎火
將極惡草蕃遮淫涼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
呼噫氣橫逸子知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
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
蚊孽無所施於是此蛙歛吻收足兀然土中一聲不出
黨散集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

以殺為哉

哀伯牙賦

張耒

伯牙鼓琴後世無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
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云欲彈無
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語不可福塞滿懷無所傾寫
折揚黃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
有矜色夫伎者必不和眾人之耳而媚眾耳者又善工
之深耻違眾者常子子其無翼而冒耻者乃身安而獲
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
為至巧者必無碩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
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
之深戒

求志賦

晁補之

幼余不自知憊兮願求古人而與之遊高平邑於大野
兮魯東鄙而北鄒固余心其惻歎兮求前聖又不遠豈
無鄰莫可與謀兮洽邴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忍兮弃
此而莫能藏執徐之青陽兮余先子兮東征橫武林之
大江兮睢始寧之南邑路會晉以周流兮求歷山之所
在昔封囑之世守兮以後夫而致刑越懲耻於夫椒兮
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期兮卒焉異夫出外行東
薪而自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殞兮
以淮南睚訴死於婆娑兮悲結紆約之亦織彼章程之詭
嘯兮既睟始於甲夜何仲御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
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苗山猶若兮兮
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山岬
嶂而谷結兮風瀏瀏乎且莫耿一吾何不可留此土兮切悲

越人之機豈其食鮭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綬冬矇矓
其多雨兮夏瘴熱以生蠶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
石吾遵夏蓋之山兮聊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
羗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未余從於東
安兮依哲人而聞誼蜀蘇子之有墨兮漢遺化而多儒
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兮山中多余
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皆往余
令樓季為古兮使王良前余世解轡而馳石兮緬余得
此坦塗良吾軸使環瀾兮密吾牙使撲屬攬九州而碩
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遘余生之罹閔兮婦將母乎故
都伏里門而畏鄰兮幽獨守此四隅時命大繆兮吾遑
遑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霜變然其萃之增歎歎以啜
泣兮殺身其安可字摧勞而藩穴兮雀鼠去而不舍潛

四序之不淹兮春謁謁其既非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
不聊此時悲予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能操
贏而坐閭兮耘東山而自食歲早曠而不雨兮螟又生
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寶而湯湯於陵子之終
編兮井上李其猶飽服兮分而索腹兮夫豈不足以志
老衆虜豕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鱣持衣裳而鬻暑兮
余固之余賈知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
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
頭沛既非初志之敢期兮曾何以知其所繫類清濟以
去垢兮之九莖而為華宵倚楹而悲宅兮疇獨憂余之
無家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淵之靈津
兮橫中流而颺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人弄
之志於穀兮亦反求夫全身小人不知李札子畏罪畧

之所尋 宋占山 山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舉賢而授
能兮哀榮獨此劫 亦庶牧羊而肥兮式亦用而有聞辟雍
之洋洋兮宇于一 日而糾紛連袂以成雲兮汗而為雨豈
余不足於周門立 力獨惆悵而延佇先事而後得兮推其
食者之費舉九 鼎於魏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之
好修兮蹇博大 而無朋雪霏而宇棟兮松栢不改其青
固黃子嘗語余 力曰此是為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
厥美亦未艾彼 空伊為已甚兮恙浮石而沉木子雲之
好思兮亦衆諱 其寂寞虞氏之為政兮舉五臣而與言
彼靈察之射登 力何足以容江潭之鱸衆不察余之情
兮求余初猶未 以超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以論世
良桐韓而成漢 力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
以介其一毛 融躬行既卒驕子禹服義亦太靡陳輜車

與乘馬兮相榮亦酋乎富貴蕃居室以不理兮滂之志以四海久膺之激烈兮卷不以生而害義意豈弟神所嘏兮何以罹此一不祥豈其莫忍鄰之梓共紛校闢而得傷嘉林宗之善哉要成敗而不失寧遵不知時之可為兮行漁瀨以畢世喟愁康之蹈盡兮塊孫子其安補阮清舌而咎目兮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為兮為者敗之衆悖然咸不留兮惟至人焉在之泮千祀而語鄰兮郭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乘雲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為侘傺兮此時曾霍叔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百蓄兮菊以為糗脩忠信以抑躁兮夫安知余之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並輿時翔翔於道與兮歷年歲以為娛

宋文鑑卷第八

宋文鑑卷第九

賦

北渚亭賦

晁補之

黃樓賦

秦觀

送將歸

蔡確

天下為一家賦

呂大鈞

南征賦

邢居實

宣防宮賦

劉跂

北渚亭賦

晁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之侯於補之大人

行辱出其後訪其為文故事塵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
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
北渚之址則羣峯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
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
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魚而已迺撤地南葺間壤亭徙
而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其詞曰
登夾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兮支
扶疎而走隰踰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則淡漫
而將屯兮後摧確其相龍衣坏者高者嶧者垣者巖者礫
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也肺附之箕拱環連勢厓絕而
脉泄兮萬源發於其間公射沙出浸滂渠漑澆澗汨必
滋漚激涌忽漢起而成川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澮防為井
泗運為確磴得平而肆砥

全乎瀟為池之十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邈闔之遺
址兮肇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頽
非境勝之為難兮善擇勝之為難嘗試觀天其園千章
之菽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躋歷下之岩堯望南山之霽
顏脩榦大技出欄造天貌砧岫之蔽虧下髮髯其雲煙
思僊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翻蓋駕言其北游登斯渚
而盤相崗巒忽其翔舞菽楊眇以如箸無千里於一瞬
收城郭乎環堵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行藻衡
荃杜菹衆物居之浩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
曾罟觀魚其膳賜根四合方舟順涯鱗鯉空翠深塘兮
鴻鴈起於中泚若有桂舫蘭楫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
西徂東纖餌投而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鐘明月
出於缺嶺夕陽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寒寒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以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乎願
乘槎乎星渚期終與僊侏兮采芝英乎瑤圃廢忘老
而遺死兮路漫漫其脩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語客曰
自昔太公奄有此立是征五侯相公用之攘狄尊周方
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蓄傲樂中具五民秋田
青丘實圍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
其疆孰與比哉邇華不注竭其孤壘虎牙桀立芙蓉函
蓄尚想三週追奔執鞬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質於蕭
同尚和私乎紀獻而齊自是亦不競矣矣奪勢窮雖疆
安在事以日遷云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留
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固去何以悲此齊侯之
所竊嗤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述
厲有感而獻款崇不重感也哉仕知行賈孰非逆旅託

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暮楚曾無心於一笑尚何知乎
千古於是客戰然喜再拜舉觴而別曰凡主人言理實
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
人如漢孔公主人亦戰然喜受飲以觴執客之手而言
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就見君子云朝不樂
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黃樓賦

秦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
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為水受制於土而
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辭
曰

惟黃樓之環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
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腹

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
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
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
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
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虺過而垂涎微精誠之
所貫兮譏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
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
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立觴酒
醞以爲壽兮旅殺枝以爲儀儼雲霄以爲侍兮笑言樂
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
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適傳馬之更馳
昔何負而違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
元元之自貽將若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肆哲人

之知其故兮蹈夷凶以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魚目不
乎心思正余觀之佳鬼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
聊裴回以倘佯

送將歸賦

蔡確

昔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此其
平日游此子之所悲也慕懷愴尚不能自支而況於予
乎戀高堂之慈愛積三歲之違離余親屬子以待我行
且復命於庭闈其送子也乃存粵嶺之南溟海之西洗
亭之側瀘水之湄出門躑躅以將別仰天涕泣之交頤
浮雲爲我變色行路爲我齋宮而況於予乎予方首愆
念及糞食布衣髮如秋霜形如槁枝子見吾親勿以告
之明明二聖仁如天也雷霆雨露固有明也孤臣放
逐又當憐也晨夕定省歸可期也子告吾親其以斯也

乎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觸氛霧以采入仗忠信而不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者其誰周楚之郊余親所棲瞻彼白雲予留子馳安得借翰於鴻鵠徑從子而奮飛也

天下為一家賦

呂

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為蕃衛以九州之限為垣墻列國則奉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奉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萬千幼以奉承其紀綱箕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負損益上一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

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首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周德既衰斯道斯屈折為十二并為六七執不相統亂從而出志祖考之訓則劫奪其羹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渴糲以幸其災縱謀用間以乘其失乖睨有甚於關墻闔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苟簡不省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能雖有王侯而

不得轉預其政雖有守公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衣
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委不善御之僕門庭雖
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門無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彊口橫
而累無鞭朴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理
之固然寔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
既有難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
難偶政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南征賦

邢居實

嗟予生之賤兮當坎壈而多憂汨東西與南北兮無吠
畝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奉晨昏于
庭闈兮忽十年其于茲哀衆人之夢夢兮乘熾危以射
利驚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耻暴前劫之高蹈兮臨
川流而盪目懼羣之孤陋兮將遠舉而復已彼世論

之糾纏兮謂白圭為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尤於
盛時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晨
侍安輿而南征昔仲丘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
吾之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豆
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兮不覺涕下而露衣輶輅軋軋
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之超遠兮恐白日
之云暮敕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去將發軔而回
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戀兮情鬱結乎于衷
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鳴鶴野曠蕩而無垠兮榛
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寔
寔於中野兮徒惴惴其誰咎晨脂車於諸阡兮夕稅駕
于尉氏登高立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風
流兮停予車于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於蓬

蒿時在再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羣雉挾雌以高飛
兮倉鷄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而徂征
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塊莽以阡陌兮
迥極目乎百里獨茫茫以遠遊兮曾不得而少止歷釣
臺之故丘兮涉潁水之溱溱望周襄之蕪城兮弔封人
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墓益穢而下治曾不得其死
所兮豈純孝之可恃蹇澠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昏
問捷徑於野人兮釋予馬於汝墳中且展轉而不能寐
兮起視夜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以馳
羣山歲崑而造天兮踐羊氏之北境企于足以長望兮
南路眇其方來經昆陽之遺墟兮聊裴回而後巡高城
曲拂而特起兮雉堞隱迷舞而猶存狐貉穴處於其下兮
鼙鼙吟嘯而成羣音高艾矣羽愛以相依兮枳棘鬱其榛榛

仲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方巨滑之滔天兮恣
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兮駭虎豹以為羣杖大義
而奮討兮實南土之裔孫運撓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
無存彼百萬之貔貅兮曾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順
兮豈人謀之不臧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游乎何鄉異
髮髯其神靈兮步徙倚而彷徨過宛葉而弭節兮陟方
城之峨峨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劍缺而浩歌覽陵阜之
參差兮實讎能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曾幾何而不
亡宿上唐之候館兮聽晨鷄之悲鳴濯予纓于泌水兮
瞻桐栢之敬嶽飄風嫋嫋以來東兮薄寒慘淒而中
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續紛念往人之阻脩兮
嘆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馬頓轡而盤蹠僕夫
憔悴以懷歸兮懸章陵而南邁莫濁醪于漢祠兮顧白

水之如帶真人一去而不返兮佳氣葱鬱而如在歷崎
嶇之九邑兮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
乎鞭箠唯君子之無累兮雖九夷其可居矧神農之所
宅兮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疾沒世而無名
就寂寞以閑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為籬兮塗
申椒以為堂蕙披靡而盛茂兮衆香郁其芬芳優游偃
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夫故鄉

宣防宮賦

劉跋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既乾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揀慨悲歌河塞築宣
防之宮燕其羣臣乃稱曰隤林竹兮挺石菑宣防塞兮
萬福來顧眄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乎朔進而跽曰君
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行焱馳一蹕四海

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靡遺智天不愛社石城金
浦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裴回領畧心解目觀
八隅九維千門萬戶沈嚴神麗秦帝之府於是植翠華
宣靈翬鴈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
復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
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胡再拜曰主臣蓋聞大川之源
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沉游包渾
滸與俱遊羗曹其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九折盤礴瀟
灑呼洽沕瀟蕩然長波激為迅湍莽不知其幾何遠其
派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伾麟沛轅洛積為委輸漢
涕出乎地上况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圍
天儀聯絡地脉疏排澗漫鑄鑿空窅平野其執人有安
宅化鱗介為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隅

繇平成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黼脩若馬頰如
萑及盤以簡以繁太史分流參雁眾折然後安翔徐回
脉脉並醜紆餘衍練絲眇透遲虬潛蛟伏波不得與視
榮光與氣休茂玉檢而金繩煥乎三日而五色何必千
歲而一清若夫羣雄逐芳位隔并山川圍芳氣弗宣託
洶湧以為貨兮阻塵穢以自藩崇墉連蟻蠶以相售兮
巨浸澆滯汨乎死延立避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蝶職其
東區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北繫其歸垂天之
翼橫海之鱗冠隕膠葛曾不得捨榆枋而泛蹄涉笥旬
勃鬱靡所容怒霆擊電掣刺已脫鬼益以旒華之流駛
乎竹箭之馭弥蒲鴻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益躡
汰鷄距之防橫鏢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闕竹落干
繹夾搜而下岌乎喘牛蹶若隄馬塹糧齊山徒庸成林

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
吸潮汐關竅丘源洲渚
麥未搗而培根何靈龜
之嶢嶢陋靈光之巋然
葉乃不拔然而燕雀賀之
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
却兩載之乘勞負薪之
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
子數顧尚席惜几欲興
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

蘇慘於長平之禍累塊珠玉
或違將度數之適逢今夫呼
呼大瀧坦旁穿并尔甘而傲舍
下伏寓三峯乎層巔表泰紫
長封為高士鍵石鐫守如喙函
以人吊枝葉茂而本發財之力
駟屬車以流觀啓離宮而落成
且舉烽賦酒飛輪奉牲戰長憲
神閑意定澹然無營語未既天
丘朔遂巡却立不謝而退其後
大言

宋文鑑卷第九

宋文鑑卷第十

南都賦

颶風賦

思子臺賦

參賦

南都賦

王

蘇

蘇

米

王

仲專

過

過

散

仲專

洛陽王仲專侍親客于宋
 城邑人物風俗禽獸草木
 藉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為
 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步
 于西山之隈環于竹圃之左
 物之夥也公子喟然歎曰
 先生睹斯而已獨不聞往者

之事歟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訖漢唐目擊而可知指
陳而可喻請為先生言之
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秦
關伯之疆盟猪出其右派
黃訖穀黜賅械黃志結結
張過李墮石之橙徑乎龍
穀城之塘上接大河通于
澆譽灑淼淼洋洋馮溪澆
灼陵乘襄焉陟貫城傍空
亭伊高辛之帝子主大火
征之攸始嘉微子之啓封
門孰世遠而難紀企蒙城
而遠瞰想橋公之德懿

於顯樂國在睢之陽其地則
礪漢梁帶以黍丘之野包以
水更其旁渙穀滅推膠涑逐
穢見圖經從橫馳騫源分派
立之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
銀潢下達渦泗漚于淮湘崩
澈滴滴湯湯若乃歷華里經
桐而過沙隨階鴻口而升橫
而脩祀邨葛伯之仇餉猗湯
卒繼承於商氏訪桐廬之兩
之故邑懷漆園之傲吏登北
銘三鼎與征鉞曾餘光之未

墜仰子喬之颺馭世獨尚其丘墳臨繪水而止從倚唯煥
謂之繪志誦相如之高文閱雙朝之靈宇欽張許之威
神忠義煥乎日月世彌久而逾新英風激於萬代如想
見乎其人觀山川人物之舊纜得其凡而略之僕固未
能詳也若宮室苑囿之盛池沼臺榭之廣侈靡誇前光
輝絕後惟梁孝王有足稱者僕願繼其說而先生自覽
其切焉漢有天下至文而昌九族敦序帝室以光乃命
子武俾侯下梁惟梁大國城四十餘北限泰山之險西
界高陽之墟禦備東南則九州之輿區焉廣衍沃壤則
天下之膏腴焉於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傍
濞城而連屬起道以繁紆外廣池涵內經郭郭陋九
筵與百堵法上國之規模發小鼓以始倡下節枿而和
之流樂府而度曲豈餘音之獨遺於是乃作曜華之宮

嶷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嵒夔巍然起乎中央散形彩
而澔泔復焯焯以煌煌驚虬龍於金楹乍矯首以騰矚
軒鸞翥於飛蕙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之寶砌駢壁瑛
與玉璫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後連
洞房叫窳窳窳仰不見陽列方疏而散騎玉女睨而悠
颺又有宴間之館寔日忘憂文章灑博卓落瑰奇者萃
乎其中貢以文鹿白鶴參以淥鄒細柳間以連璋沓璧
綴以清管弱絲東苑望園三百餘里駿巖鷲鷲山鵲野
雉守狗戴勝鴝鴒翡翠聲音相聞翺翔往來萬端將時
不可勝記其木則檉松楸柟楸梧柘檀欖檀木櫟栢櫨
豫章華楓翠槐古檜朱楊雲封霧縹臨谷被岡其果則
檀梨棗栗素奈朱櫻紫棗來禽吳橘楚橙其草則蕙若
蘭茝藤蓀蕪蓀龍杜蘅薜荔江離芍藥庭蕉從綠皆榮

紅猗以忘憂合歡之嘉植雜以避暑延壽之芳叢兮
馥馥象蒙瓦瓦其竹則簕管鐘董筴竹筠管簾篔簹篠
布瓏夾池檀欒葦葺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靡雲披於
是乎複道連綿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百數一望平
臺與離宮曠眇忘其何所中有百靈煙嵐奇秀表以落
猿之叢環以捷龍之岫既盤紆以葑鬱亦映帶其左右
面百尺之深潭瀨鳴玉之清溜升望秦之峻嶺懷故關
而回首維彼蠡臺在城之西勢千仞而崛起豈終日之
可躋攀未半而神悻意欲下而復迷驚斗杓之類逼頽
霓鬣之下垂疑真仙之攸館非人寰之所棲屹清冷之
對峙復偃蹇以穹隆上憑范檻之崢嶸恍忽不知其幾
重下瞰清淵之澄澈金碧倒影乎其中旁接鴈池綠爭
漪漣秋浪漲兩春波拍天鶴洲昔其後鳥渚面其前棹

天乙七十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
于祥符之際累盛而重興增太山之高禪梁武之基神
祇安爰日星光輝寶符瑞應萃乎斯時於是巡方寓幸
毫柱動天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野就見百年存
問鯨寡明壹法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迴馭龍旆
載揚迺瞻茲土如歸故鄉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
陽洒翔鸞之神翰拔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
首諸夏作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宅頌慶洞開歸
德峻峙紅隄曰頌慶若閭闔之特闡連馭與榜指偉
宮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
原廟三聖宮神像奉酌歸崇穹崇殿實有三一祖二
宗顯文謨而承武烈弥萬祀而無窮觀其英豪之域冠
蓋相望元勳雋老五姓寔昌杜正獻趙康靖王文忠蔡

矧昭先生之學舍符中正素成先生始建李舍溢誦
馨以洋洋敬鄭公之碩德仰文正之餘芳正當窮李於
此俯浪宕之舊渠渠一迴伊洛之清流水入于洛
灑江吳之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迴鸞祥
輝南都四連闌帶闌列隊通畿萬商千賈鱗集羽歸星
布纖麗山積瑰竒來不可抑往不可羈南獠蠻而東滅
貊紛大貝與明璣其軍旅則棘門細柳連總百營馭以
驍將厲以犀兵時以兇獮之祭陣以魚麗之形扼一都
之衝會耀萬里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
浸以曜漁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鋤迺雨芄
芄離離禾麥稷黍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觸淥波檜陰四
合照碧妙峯武備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風殘月
又有王觸金縷光華麥喜嘶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瀕

觸至柳枝聯觀光與望雲觀光望雲指中天之巍闕其
池沼則東西二湖湖名晶晶迢迢水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
鷺於別渚晏元獻放馴鷺於識海馬於舊橋韻文難二
其擢湖中名爾乃金魚分籥玉麟剖符夫輔弼耆德侍
從鴻儒鎮撫東土保釐此都視先王之遺民愛風俗之
安舒乘剽繁之多裕覺坐嘯而有餘陟高臺而環望悟
神意之自如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予之所
舉僅知其髣髴十分未得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之遺
風舊迹不睹 大宋之豐功偉烈也徒詫梁國故墟之
名不知 藝祖興王之實也徒誇兔園之大鴈沼之廣
不識原廟之尊帝宮之美也曜華故基鞠為茂草孰若
都城佳氣鬱與雲翔諸侯僭上游晏無度孰若天子巡
守動靜有常珍怪之翫奇木異卉孰若農夫之慶黍稷

稻梁先生之言未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若醒茫然若
有所失者既而幡然改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
習迷而遂非其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
使數十年所眩曜釋焉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之
先生於是作歌以述焉其辭曰翼翼神都 皇祖起焉
煌煌魏闕真人巡焉有時其容三殿位焉於萬斯年天
子明焉

颶風賦

蘇

過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子曰海氣甚惡非祲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予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擗葉款款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
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

之先駢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墀礮擊巨石搯技喬
木勢激激澗響振坤軸疑奔駑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
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
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驚駭鯨鯢
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
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久徒
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嗜酒漿羶列
勞來僮僕隕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
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
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
悞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
昔之飄然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噓
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

虫則甚懼鷗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
惴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意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
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羅眩求
髮鬣於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
虛耶借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蘇過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
沈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為人而學其議
論彥輔舉賢良不中弟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常見彥輔
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
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
猶得見斯人曾懷髮鬣也

客有自蜀遊梁僕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
遺宮得蕭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
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
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
兮又將覆劉氏之宗問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
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徂君王之好殺兮視
人命猶昆虫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傳
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
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蒼猝兮懷孤憤於永已
念君老而執圖兮啞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
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沉寃
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

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尸一矣之不諫寃榮榮兮其歸
來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
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齒日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
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尹不惠孽婦晨雉彊王定制
權賊懷之遭離兮實追二於漢矣顧孱后之何知兮亦
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
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乎而不可啞兮
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旌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
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
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
泉咫尺而不通兮與武乾其何異一既上配於秦皇兮
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
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

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於金甌之獨天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嬰茲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惟符惟孟德之執鸞志以嗜殺以為娛彼揚公之愛脩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懼吾將以嗜殺為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參賦

米

穀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飛泰神怡志豫閱符合瑞至于嚮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之路覩三星聯影睭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故臯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聞其睭臯曰臣之淺學俳儕優隊捷語翮言奉歡承詔稱道盛德受况其大此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退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墮號鷄梁匪為匪臯或潛或翔至于暴秦襲冕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與嶺山斷遼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繡墻則是星也睭臯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為主民之樂生鼓腹歌舞次遠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納隍周之文武汔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于百歲

則是星也亦常燁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四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一博林隱恤賑周德澤其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則是星亦嘗燁燁而灼灼今陛下承累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駁庶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恠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曠曠而無光臣臯所以堙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復不得寐三起問等豈且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皇朝文鑑卷第十

水文鑑卷第十一

律賦

有物混成賦

王曾

金在鎔賦

范仲淹

德車結旌賦

宋庠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歐陽脩

王畿千里賦

宋祁

長肅却胡騎賦

范鎮

首善自京師賦

王安石

歷者天地之大紀賦

蘇頌

圓立象天賦

鄭獬

濁醪有妙理賦

蘇軾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孔文仲

四海以職來祭賦

孔武仲

舜琴歌南風賦

舒亶

公生明賦

許安世

智若禹之行水賦

孔平仲

周以宗彊賦

沈初

佚道使民賦

林希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

江衍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秦觀

有物混成賦虛象生在地始

王曾

妙物難模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

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

原夫未辨兩儀中含四象雖欲兆於形質曾莫知夫影
響問洪纖而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
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茲而一判昏明由是
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溥和外發或知
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介大不充於寰海配一氣
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質難移任變
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有之基物者生物
之先冥搜而兆朕斯顯寂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
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視焉且無訝深
蟠於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彊名誠難取
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
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

謂無為而為君子執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
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
由固東持之在我剛柔有體將用捨以隨時 今我后
掌握道樞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
巍乎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

金在鎔賦

金在良冶
求壽成器

范

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臨熠
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
大冶既陳滿籟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曄曄而揚彩英
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况六
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耕其良因烈火而變化
逐懿範而圓方如今區別妍媸

此紙當在第九十一卷
茶經序下

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 誤家書近古可考正
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 之錄為二篇藏於家
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 自羽始羽誠有功於
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 戎夷蠻狄賓祀燕享
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 家又有功於人者也
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 訣則書之所載猶其
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 書有不盡况天下之
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 有得乎昔者先王因
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 皆不廢也世人之說
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 執方之論枯槁自守
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經 而羽持具飲李季卿季
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 孰者君子有之德成而
後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 末故業成而下也學

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

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止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荅問荅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為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為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

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始中括於采章韞韞肅容豈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緝儀自駕言而矣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僅比非心之屋草明盡屏寧向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容備而兵器銷率由茲而盡矣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天應誠德

歐陽脩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適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者惟善則降祥德苟至矣雖然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

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下於陽而可知去地頻動去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隳沉肌黑去日食正旦而冰木枝吟嗜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女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方之為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戒式況乎遠倭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

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既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去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聞可

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
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恆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勳蓋
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
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聞直言之狂斐惟冀愚忠之
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
上于於旒宸

王畿千里

賦職制千國

宋

祁

王有一統人無異歸中四方而正位畫十里以爲畿
摠大衆之奠居式昭民極據方來而處要巨重皇威二代
而還維周有制壁庶績以圖大鄭多方而爲衛作我
上國垂諸永世以謂地非中夏無以示天子之常尊土
不一圻無以待諸侯之入計爾乃測圭於地考極于天

風雨之所交者道田土之必均焉郊野錯而回合鄉遂巨
而蟬聯濶封斯萬疆場且千差籍九畿定夫家於都鄙
出車萬乘括賦入以原田是謂辨方且非期後鄭焉
天府之國魏乎王事之里爵祿命賜之供億朝覲會同
之底止不偏陋以取侮不夸矜而役美侔江海之重潤
乃據上游法日月之徑圍用張天紀且其蠻夷面內玉
帛駮奔內則百官承式外則四國于蕃化之遠者禮益
節歸之衆者務愈繁必在制廣輪於有截示極摯於羣
元倍十子男大有由而御小任包甸稍卑不得以侔尊
亦由天之高壽物而無外地之厚廣生而咸賴使高而
可度則寡鄭何仰厚而易知則沉潛有害是用控天
下以咸乂極宸居而稱大詩美四方之是則理乃同歸

史稱後世之無加事誠晉會美夫周原黜膺禹畫芒芒
或處瘠為教或建瓴是防然皆按成事於神甸跡前謀
於令王所以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召公相宅前知
墨食之祥洪惟我朝奄有方國託宏基於天地亘長
藩於道德所以申畫邦畿是用守之無極

長嘯却胡騎賦

情肅聞外胡騎潛去

范

鎮

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長嘯却胡人之亂
兵初歷歷以傳聞合圍風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
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并門之衝要邊寇衆至虜戰數
拱勝不可以近決敵不可以前料凌雲拔幟誰為趙壁
之謀許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出自予口期於衆聞微
角更變宮商互分儼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醺終夜

長吟故異雞鳴之客遠人咸聽遂收烏合之羣是知安
可破危利能圖室攻而至吾不為之戚服而去吾不為
之泰亦猶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橫行塞
外豈不以肅本予發抑揚而自娛騎雖爾衆顧視而如
無旣傾聽以知謹乃散逃而入胡若楚軍夜遁之時聞
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宜夫深謀者
為衆歸尚力者必自墮此以安而得雋彼以彊而失利
因惟口之出好去滿目之異類遂使本朝雙闕時有內
面之人廣莫一嘿不逢南牧之騎大哉人籟斯發邊兵
遂濟蓋得先聲一術曾無驪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
宜共底偃息而魏室功亦難兼是何據一郡之尊憑
百姓之助勢至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以著使

被髮之醜類咸登晉而遠上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為西北之慮

首善自京師賦崇勸儒學

王 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以崇繫京師首善之教自大學親民之功闡承師論道之基先繇轂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甯暨寰中古之聖人立有天下治遠於近制衆以寡不用文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廼建左學率先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風也本仁祖義取林斂賢講制量于中士鬯聲明於普天始于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為庠序之先是何拳拳諸生暨豐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隸者詩書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之以言乎化則八紘匪覲其

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校官者庶俗之所本京邑者羣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庶俗流被設表於內則羣方景隨惟時於變際上之為三王四代惟其品即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基向若俗敗隄吐以朝曠統紀教化之宮衰落禮義之官廢弛鄉風者無以勸於善隸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啓胃子之祕宇據神以邦之奧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有將明之論矧虞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儉並建宜乎隆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勸

歷者天地之大紀賦理地之數
蘇頌

昔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厥用明於大紀考星咸
自於初躔合三躔以為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策備
數無愆古有善談載於前志因太初創曆之首述往聖
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記夫啓閉
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望也於此而為正晦朔昏明
也於此而攸示下一可辨乎斗建上靡差於辰次惟君審
幾衡之運所以緒一止於元功使民知寒暑之來然後順
修於時利況夫曆古為一歲之本紀明太極之基推精授
之至妙豈深思之始與知必也迎辰以策定製于儀帝舜
則義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而是司皆所以準厥二氣
乘於四時聖有依也人皆度之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

之要職由太史盡
于紀孟陬既協於
以為今王乃觀情
丑寅之正考見於
以推而生律子陽
是擬且夫天之運
而莫窮非乃聖無
錯綜氣候稽參變
連珠含辟之辰得
用能鈞校舊儀審
而可步于以極陰
異魯經比事舉二
觀文察理之宜若乃辰集于房月窮
月建攝提亦隨乎杓指國將班正朔
性而順理章部元之書考著於彼子
可以察發斂於未然定舒慘之所
陰而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
日與星而代逢地之道也柔以剛
探其曠非立法無以舉其中我乃
起建星而運筭故積歲以成功考
尤邃應大呂黃鍾之統立道斯同
新度成敗因之而遂紀氣節於焉
之大端于以備六五之中數亦何
以歲成義易窮神合五位而象布

後王以是知曆象不可不審經紀不可不循或立元而謹其始或節事而授之於民馮相則致乎日月保章則志夫星辰以定五十五卦數以通三百六旬所謂見道而知治何患以天而占人必以為刻漏以考中星但紀曉昏之度處璇璣而觀六運芒盈明氣候之因猶未若測運動於二儀齊往來於七政建心乃星紀先夫筭命 吾皇所以監古曆之尤疏頒新章百而考正天人之際因以明焉乃知夫作者謂聖

圓丘象天賦

周禮疏

鄭

解

禮大必簡立圓自然蓋推尊於上帝遂擬象於高天必在國南蟠宏基之高厚用符陽體取大運之周旋王者揆禮之文為民之唱修明天禘導迎景貺有祭焉格神

于下有祀焉享帝于上謂立也其形特異我所以貴其自成蓋天也其體亦圓我所以法之相尚爾乃旋仲冬之序迎至日之長掃以除地升而詔王是必肇靈環以高峙模圓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倣高穹之大體以就乎陽由是懼然神意交穆然天貺授徧羣靈以從之祀嚴太祖必為之侑煥爾盛容配乎大就成非人力聳寶勢以下蟠仰合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則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於厚地取類於重立崇崇其高隱若積土之固浩浩其大渾如洪覆之周是故有葦結以籍誠有陶匏以薦禮大矣焉以彰其質蒼蒼野焉以象其體固異周朝授政築層級之三成漢祀命郊祀重階之八陛是則事至神者物

無以稱其德接至高者曰丘所以表其虔與地居上如天
轉圓對方澤之成形乃殊其象規大儀之冥運自貴其
全聖人所以明禮大庠建邦茂憲非其成迹符於至健
天然因天事天得先民以之至論

濁醪有妙理神擊功翻蘇軾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生
盜盜以無聲始從味入
之生以酒為命常因紅
知豈解窮理麴蘖有
與天工而相並得時
身我則學徐公之中
解駁漏朝日之暎紅
入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凝神渾
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
以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
母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
何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
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
似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

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
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之而心不
用坐中客滿世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
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芻豢飽
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媮惟此君獨游萬物之
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
意志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固間州閭五
斗解醒不問妻妾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
夸謫仙之敏捷陽辭過地常陋王式之福鳴歌仰天每
譏楊惲之狹我欲賦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
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
必旅之於濁醒者汜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

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猶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
踈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
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
然後舉筵樽而屬予口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風雨時賦 孔文仲

圓極之運太階以平表聖神之德盛致風雨之時行位
正六符炳光芒於常次氣流四序普散潤於羣生大儀
之遠考其體高明列宿之繁考其文交錯君道修於下
則瑞為之證人事失於此則變從而作偉一德之溫恭
感三階之炳燦騰精于上燭太微紫微之居垂象於人
應時雨時風之若燁燁華藻蒼蒼昊穹常輝乎大一之
座密次乎文昌之宮則必天地協應陰陽大同沐之以

膏雨撓之以祥風上燦高躔既色齊而光大俯呈休驗
俾根著之滋豐靈臺齊政考知精稷之祥太史占天考
測宿離之會上焉兩雨之悉正下焉元元之永賴盛澤
鼓舞洪恩霽濡觀文察變仰魁斗之均明薄山流淵蘇
物情而交泰豈不以天至邈也其監無私呈至遠也其
應不欺惟上階之成象合元后之題期或當乎卿大夫
之列或主乎士庶人之卑率皆騰耀而有爛守常而莫
移致此協氣播于大時薰芳解愠之美沛若如膏之滋
順軌而居展開德宣符之效以節而至無鳴條破塊之
為斯蓋位焉不易其尊卑行焉不差其經緯使清微之
令均被乎率上淋沐之澤昭蘇乎品彙化養無外涵濡
罔既相比而列連炳煥於七星仰觀其符知協調於六

氣誠由至仁之化也四表光被太平之治也兆民允懷
藹休功於萬宇允祥應於三階載於傳則微溥苦之矣
出於記則無炎昊之乖驗斗覆而歲穰求端則正占畢
明而夷貢取類廿六皆班固志之也曉然示人方朔陳之
也勤於致主修皇德以上動煥台光而可覩符作肅作
聖之事鮮極備極無之苦又何必饗帝于郊始能節乎
風雨

四海

以職來祭賦天下之職

孔

武仲

上聖孝至諸侯職揚當一人之奉祭罄四海以來王肅
爾駿奔各述修方之舊翼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夫惟
承祖宗積累之休處廉陞崇高之勢尊其親也既重假
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宁教流當世本至誠之

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時也六服而
內五侯至前同姓異姓各奉玉帛大賓大客各迭承
豆籩並來享以洽百禮於中天擇於大射則賓自得
於外屏盛其饌香以洽百禮於中天擇於大射則賓自得
賢誓以常刑則口無廢職辨其吉禮之掌同厥驩心之
得儼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迺見居多振鷺之容承命
勤修皆有和羹之德誠以報本反始者神聖之美教尊
祖嚴父者朝家之上儀在盛王之顯若格繇字以承之
故爾各備上服並承約軼所以周廟陳常美羣公之肅
肅湯孫致饗詠列辟之祁祁衆莫衆於侯方尊孰尊於
君者大邦小國考至自畿外美味和氣皆實於堂下共
承上化參德遂於前書各盡臣恭協裸將於大雅夫盡

九州之力致五福之膺殊免爵於西漢異責茅於邵陵
以極精裡之意用全孝饗之能薦牡惟時推至誠而茂
對執膳有序贊大事以靈承噫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
易俗於蠻貊下感心於黎庶矧乎茅土分寵親賢同處
幸丁萃身之時孰不驩虞而來助

舜琴歌南風賦

帝舜作琴以歌南風

舒

宣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以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
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粵其
耕稼陶渙至為君聰明睿積諸已日深致孝之念躬
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
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在琴具載南
風之旨時其比屋熙人巖廊靚深包我萬慮焉于一琴

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敘情適在無為之
日薰芳入素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養
之恩覃親之於已也有勗勞之德博眷物理之明甚假
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具寫再鼓而羣心咸若按絃
而奏聲參韶樂之淳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議夫琴
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感民
之義豈並於比里思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
止解一時之愾寄聲於政又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
暢而化洽幽遐協氣流而時消涼澗閨門聽之則翕爾
和順朝廷聞之則歡然感厲風被乃俗功歸于帝又得
變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鄭律之吹阜財於世茲蓋淵
默玩意優游而南歌孝風之遠暨託琴理以中含惜乎

道與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徒起後人之嘆音調而
理空聞前史之談夫豈知昔者道樂理之淳淳達孝思
之進進內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之太順然則歌琴
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公生明賦明不編黨

許安世

事欲無蔽心宜盡公既守正以宅志遂生明而在躬祛
一意之黨偏不私乎物照百為之情偽罔汨於中若夫
外交事變之繁中固心誠之守以謂虛已鑒物則枉直
昭晰挾情適事則是非紛糾欲庶理之皆辨捨至公而
則不中立不倚始持正於羣倫旁燭無疆遂致明於萬
有無陂無側不阿不偏非妄惡也惡其衆之所棄非作
好也好其衆之誣以賢蓋依違牽制者固已去矣則明白

洞達者乃其自然百志惟寧居

絕傾邪之漸五其不亂

遂觀昭曠之先蓋夫智因空而

後昏性以私而有黨

憎斷絕則真偽必審取捨既平則

善惡不爽抱純正以中

執涵機靈而內養所以主心善

治湯無蔽塞之憂直道

欽承文有照臨之廣豈不以湛

靜者人之性偏闇者性

之情知靜為本故虛之則定知

闇為害故去之則明正

厥心官始閑邪而制物發為智

燭終迪哲以通誠大抵

處有累之地者莫不徇私對無

窮之變者鮮能不感凡

適理以非眩由秉心之自克得

不保守天質蹈行聖則

周而不比無一曲之蔽情靜之

徐清有三知之入德因

知心乃物之鑒公為職之衡絲

毫既屏純明自生以之

察已則事至不感推而成務則

物來敢名是故君子養

源干以致忠邪之判大人正已豈徒無諸詐之行嗟夫
有為者易失其本心無憚者或迷於至理故任文黨與
以醜正恭顯庸回而嫉士智必四味於自保識敢期於遠
視惟天以公正為心明則生命大

智若禹之行水賦

如明如行水

孔

平仲

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為喻蓋存心之自誠淵
然翔物之謀敏而外發沛若沃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
靈萬類而生毓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
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不致於大偽居惟適正委
美質之自然舉若下鴻措安流於無事審利圖害壽安
計危蘊千慮以無感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處此不
汨亂以行之內畜清明陶天良而去詐遠佞疏鑿適地

勢以流卑湛然恬養於中也然識周於外不滌源而
滌性之垢不洽水而洽情之害較迹無間成功亦大可
通塞應順意表以彌綸如決懷襄貴地中而滂沛大抵
多計者流於機巧好辨者溺於空虛其弊明甚惟人戒
歟故我抱靈鑒以無隱道沈幾而日如心常惡其鑿也
勢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適言聰明並決堯因之而
急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仁紹徽謀於平土德
一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兮
必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兮亦疏道其苦苟能此道宜
功皇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曰主之愈後世蘇張之辯
勝莊老之道嗚其耀才者或龍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
絕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言濬川而逆行亦猶戕柳

以為之權並非其質據苗而...
或著楚有屈平佯著龜者秦...
或以不知而為取皆莫若順...
具性以行為所謂智者樂...
水

周以宗彊賦調以珣

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枝...
尚以文重恩親於同姓...
后稷開基公劉經始盛德物...
成康繼其軌奚永永以能然...
協圖夾輔之勳本固王家益...
封外崇大邦小邦予我所錫...
舉國勢於浸盛粹民風於大同...
齊木德以當天王圖以

永法轄星而建屏邦本其隆有袞服以華其躬有金路...
以優其命寶玉分賜服...
姓史稱乃德盛陳過曆之期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詠...
豈無異姓與之胡昌豈無列辟與之贊襄推本而治尚...
親則強故蒼籙之興起如諸姬而阜康忠厚一時重本...
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其緒於重光至如魯衛之所分...
邢茅之所附眾列邦壤一寧國祚巋然盤石之安屹然...
寶鼎之指無煩兵革坐以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為...
藩之固譬夫木之殖枝及者幹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
必長繫爾列辟輔予一工秦室浸微蓋削五侯之壞漢...
邦未善徒恢七國之疆...
國五十号比如大牙之...年七百号縣如瓜瓞之實

方今宗也盛而國也強其基圖於周室

佚道使民賦賦曰行終怨

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士女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教
思有原得樂趣趨於農後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始也
井天下之田比民居之域乃闢疆里乃營稼穡寒則思
為之衣飢則願為之食法既歸厚利茲各得蓋上執其
道務優佚以便民衆樂其生率歡娛而竭力春使之作
熙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如鳥獸之至收
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庸自足王民之用厚而無困
本茲帝力之功蠢惟有不供其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
利之然後知其佚仰有以供其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
穀播其始化同幽俗之

爾書出于藝俾爾宵索其絢無力役以奪其節無賦歛
以為之搔曾動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用之
原安而服業圖厥終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抵強民者難
使從利衆者久益慕及充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
故汝業既畢汝居既固為之一日之蜡怠心已忘優爾
三時之農收功有素然則于其處皞皞其趨俾常產
之各得顧閑民之舉無治貴優游農者願耕耘於野俗
相廉遜老而不負載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
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
送死無憾焉何有於怨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賦曰道心江術
物格大順化由至公本一道以持正致百川而會通庶

政修明端若承天之意衆流協應沛然行地之中嘗聞
宰物之工提平在聖大而覆載者既輔相以德廣而融
結者皆管攝以政故彼少祥繫乎邪正惟王有歸往之
義蓋在爲公而水存平濶之稱遂皆得性何則明審刑
罰持循紀綱亶聰明而後一好惡以遵王執此之政
兮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兮信如陰陽有猷有爲屏邪心
於黨附或源或委暢柔法德於靈長由是溫洛效珍衆河
薦社若江漢焉莫不歸甘六潤若畎澮焉莫不循其理民
自絕於昏墊物大蒙於曲且美坦周人之砥道率履大中
協夏后之神功救寧洛兮豈非德之隆者高深遠近而
必及道之公者徧覆包兮而不偏博既通於化育幽遂
遠於淵泉上廣堯仁有紅以波之九澤下殊幽暴無皆震

之三川況夫中和發於聖誠精稜交於神造萬物之類
尚率育而物物五行之木宜分流而浩浩平康在治茲
咸敘於彝倫脉絡交通必心安行於故道向若所持悖繆
所向阿私或盛外家之壘或簡宗廟之儀害既作矣時
將殆而白馬沉而福益遠金堤塞而民已疲是以雅什
貽譏蓋念沸騰之失漢口建白重興涌溢之悲殊不知
水之爲功物資其澤以之浸潤也其功倍以之灌漑也
其利百然而疏導則莫曉其勞壅塞則悉罹其厄惟王
道公正而不頗自然順道也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駟賜至誠 秦 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器干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四
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也 詎是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

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共以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
主金縢不足以塞其貪者鎗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
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
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
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且驚謂令公尚臨於金華想可
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
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六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
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
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
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鏃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
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驟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
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

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垂不驕而必敗兵不戰則
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
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
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為鋒鏑之交下遽
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太智不資於恢
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晉成獨造國良之壘
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
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
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苻秦夸南伐之師坐
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
為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
祥之天界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致

宋文鑑卷第十一

